寒山詩闡提記聞

上

ほ
250
河村藏書
第74號
文學
第29號第　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5
1

17-1
文庫 17
W105
1

白隠禪師著

寒山詩闡提記聞

京都書鋪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
寄贈
010185185988

寒山詩闡提紀聞序
寛保辛酉秋月集石猿
莫伎衲子拈折杖子親参
乾林闡提庵主汁枯白ら
少林容衲氣呑畫西京三六
運之宗龍之差廣男を了從
佐羅隣山あ哉長存之文

流〻乎癡生之郷年剌
若是其散看者至渡法
上戯之此文夕家之閣
提庵中奈往之之經之
諸世家所附接之言合之
告口艶稱詩之美狂謳漆
而是吏業也之世之善其年

若学乎若之也之若之若之
乎人命益之善者之者之者
宣之山千是之文未清之
子之意谷之不満出世是
之調掛此也形偏も
提于之世教之勤化之
祥瑞世紫虚盆迦之

莊叢非是一箇蓬頭
垢面葉毛濃綬而已
者已是作寫之事
嘉喜深長而格清生
玉來深遠情之趣や
之之顔比於新上至三人
銘深來得至一深大笑

因在年所不特水藻や
之及於於室已絲暴新一
場生品作麻謂來其子
双來交披緊接上之意文辛
斗早降手又見對二之會
之無心集上入而参酒區清
被金生籍枯新印上滿

泥土道ゝ新居西通ゝ
頭側時呈彩濡至白乎
比林破瘡氷雪上妙サゝ
ツ生ツ人白歩ニ公の注揮
上借ゝ揮者人ゝ〳〵の在
人ゝ手往営於今手條
鍋白淨雲あらん新紅手

瓢鉢ミらえ簡長右手
握鋸大指ま手當遍ヨ手まり
浸料田上蘇螂書人作ん
サ菊也官粗粗米に以家ミ
家許し而履毘まへ後やう
付小平比二名まれ鋸大張帳
何方者つ呼ゝま者薮ある

[illegible]村村
村[illegible]
夕陽[illegible]
項生[illegible]
[illegible]
まさ[illegible]
頭[illegible]

津[illegible]
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法多有莫過呂所歩川按
伏波堂評唱俱嶽以集
且聖叢巫峯振延之
以為則讀之耕所修在
評唱於子東之亞以大悲之力
書見緒文其備也小草憂
雅遣漱至未嘗聲

患其多者所謂錦繡塞
筆紅壽海并日居其一
況乎和獲附科傳荀
必其觀書由之徑於
之性者則仿写以粉筆題
樹之至綴檸其且汎兄之
之化詩居勤而遠子之

海多宮以仁主室而來
以彫宝平卿寵冲壽
慕平津树磨正好奇
少殺為美體紅失性之
稱之室操之存之流よ之彩
貴之向之香經使泥文泥
本技林蠢可刀之諸紅舊

游電題一掛らはは緣て
以之從來诸多假託之云
言册五云宦者是多
今一氏亦作譏刁七生也多
尽之ミ名ツ笑之日めのやとこ
於虞然書善長美於是
則索七序として動於ら

攖穎曰陟一頃之間要琢
乃訂正之以諸君子之懷
鈔暑至于一時而莫而
了吾其事之遂以繼長嘆嗟
腕惧悩其趣擁正乃書
之乾以親君子悉魯之
漱玉齋主人諸子雲漂敏

驢柳釣殆一笑卅年之
前又遂之其之上之緒
之于也悲之夏数其校
香雲生花中如之鶴
之識辞以前而山懐
漂年之紫玉之破祠於辞
蒔至而有不知其茶服於

巖に電気散ら吉田照ニ
歓呼ス雲集業豪ニ於
是大り毛を呑テ深様
才誉ノ伴侶ニ年限ま之え
創立生捉疆ニ為修併以
大哉於人ニ至ナ隈ナ壁
則ヤ之妄哉新是拭目

雅ハ升矣年ニ升ス
彩諸子潜ち訂酒ヲ徹
忠庸評筆墨弐巡
志少錦割賞君日ニ乞教
宜年足ニ遅後ニ上ノ継記
楼上人ニ子ヤ毅雅キ手
宗會ニ辛勤白象勝

訂乎諸旦掛懷之是
羨氏之儋杪之逢周氏
懈度之又張氏之附之
逢呂氏之子寡之而猶
又之順之殺新之量
者振之来行之無之人
嘉乎择之可救小沙

一開之叩之之之探抄之以
田堅掛標擬淡少則大江
彩管之痛快哉是則非
振困之華果之佩之也
則之又之之嗟摯技殊書書
癈道業小哉之善讀如剌
如傳如剌哉一瑞佛陽酒乎

野子岸仲大海謹上收拜
各依手生笑

寛保第一年自歳仲冬之望
闡提窟中　閑了居士
洞津茅袖經書配爲之記

三隱詩集序闡提記聞

此集者唐太宗貞觀之間台州主簿朝儀大夫閭丘胤所編集也三隱者所謂豊干寒山拾得子也傳載傳燈會元等僧史與此集有大同少異隱者彙於謹切因上聲蔽也安也藏也詩者彙申之切志發言也釋名詩者之也志之所之也集者秦入切彙入聲雜也聚也説文鳥在樹上也故从隹从木

○三隱評曰諺有之曰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予熟思之是膚淺皮薄之言而非論之精密者也嗚呼隱乎隱乎寔難得寔難辨者隱也夫隱也者所以韜德晦光者也縱被荷杖藜負瓢攜卷枯立石上阜吟樹間内無

道德可貴外無才器可取是徒衒隱欺誑流輩底癡奴縱擔鋤握蕨妄自稱隱者于市于山總是困寒餓夫寔可笑何足稱隱者吾聞南方有眞隱非市非山靠非相山潛無聲谷入不朽林結無住室頻走無所有市常鬻不忠議薪大利如化含識高唱無生薪歌巢許不能儔夷齊不見迹依何如此彼常不於三界現心意故也不起滅定現諸威儀其斯是云太隱矣今寒公蓬頭垢面斷衫破衣是非佗寂滅定中威儀哉將其人乎將又非其人乎

朝議太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主刺史上柱國
賜緋魚袋　閭丘胤選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爲寒巖每於此地

古老者詩正月篇召彼古老風狂者韓詩百載如風狂

天台者寰興記十一台州府下天台山道書謂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匝八百里寒巖者廣興記台州府下寒石山在天台唐寒山拾得二僧居此傍有隱身岩時還國淸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卽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

國淸寺者在台州天台縣北六十里按智者別傳云智者初嘗宿於石橋有一老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

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卽清寺當呼為國清寺註云三國其時北齊高氏宇文氏陳氏鼎立皆為隋滅故成一統大師滅後煬帝造國清寺菜滓彙滓祖此切子澱也濁也志南記作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長廊彙廊殿下外屋曰廊

時僧逐捉罵打趂乃駐立拊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話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

大笑良久是非叉手良久謂枯悴彙悴秦醉切音萃憂也劉向九嘆曰顧僕憔悴理合其意言質直隨意吐露去也況道情況彙虛放切譬擬也又滋也詩大雅況斯削又臨望曰來況今言增益道情之義乎玄默言語道斷之義也樺皮為冠樺彙胡卦切話木名可貼弓多識論加和左久羅布裘破弊裘彙渠尤切求皮衣也徐曰獸皮毛作之以助女工也木屐履地屐彙竭戟切木履也

是故至人遯跡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回

至人莊子一逍遙遊篇至人無己又不離眞謂此至人

○評曰咄哉咄哉三界輪回此語極難信難解不可容易去崑崙了若人見徹如見掌上則直下邂逅寒山子去徹底出離三界畢立地了知寒山詩中甚深密意盡

若人欲讀寒山詩必先參此語必定開看經眼且久參
上士一見即了若又情解意度輩者驢年不能夢見
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情非哲者
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簿官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
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國清寺來
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
村墅墅彙承與切豎田廬也又圃墅也晉謝安圍碁於
別墅又古野字也哲彙之列切音淅明也智也說文智
也書之曰明哲謂知道又謂知人也書知人則哲也宋
高僧傳閭丘胤出牧丹丘簿官事物紀原第六曰至隋
大業中諸縣始置主簿掌勾稽簿籍糾正縣內非違日

者史記日者傳註古人通卜筮則謂之日者其事則周
大卜之職也醫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主典醫藥以
療疾說文曰巫彭初作醫禪師善住意天子所問經曰
天子問文殊師利言何等比丘得言禪師文殊師利言
天子此禪師者於一切法一行思量所謂不生若如是
知得言禪師乃至無有少法可取得名禪師
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
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嶋嵐毒到日必
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
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
殊遯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

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
四大大論五十二曰如佛說無處不有故名為大噀衆
與潠同穌困切巽含水噴也六書正譌別作噀非也須
臾名義集二摩睺羅毘曇為須臾一日一夜共有三十
須臾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祛殄祛丘於切禳也
遺也殄徒典切田上聲絕也盡也滅也見之不識淮南
子說山訓寃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
揚寒山文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曰佛告跋陀婆羅菩
薩言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
婆羅門家其生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
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

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佛處出家學道住首楞
嚴三昧佛涅槃後四五百十歲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
十二部經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
樓陀樹下結跏趺坐入首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
光遍照十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
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
五化菩薩以為侍者佛告跋陀婆羅是文殊師利有無
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處常生佛
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至七
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見夢中
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陀洹

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必得見故一日一夜成阿
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禪定中爲説深
法亂心多者於夢中爲説實義令其堅固入無上道得
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
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
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
國土値佛聞法得無生忍又八字文殊經曰世尊言我
滅度後贍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國中間有山
名爲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説
法八部圍繞西域記曰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
首名義集菩薩別名篇文殊師利此云妙德拾得普賢

菩薩別名篇邲輸跋陀或三曼陀此云普賢法華第八
普賢菩薩勸發品云爾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
德名聞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所經
諸國普皆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千萬億種種伎樂
云云庫院庫貯物府藏院屋舍也廚者烹飪之處也孟
子君子遠庖廚註庖者宰殺之處

閭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
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也否時縣
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内有一巖巖中自古老見有貧士
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閭乃特往
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衆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

並拾得寒山子見在何處
進途至任任彙如淡切說文保也信朋友曰保人保任
也又堪也禪宿老禪耆宿之義也行者要覽之上善見
行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住者名
畔頭波羅沙未見譯語今詳此方行者也乎經中多呼
修行人為行者自晉時已有此人如東林遠大師下有
辟蛇行者
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
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廚中僧引亂至豐
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迹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
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

舂彙諸容切擣米也黄帝臣雍父作舂曲禮隣有喪舂
不相供養弘決四薦上曰供以昇資尊曰養
遂至廚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亂便禮拜二人連聲喝
亂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
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
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閭乃
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置閭
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
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
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
之其拾得迹沈無所

竈前見一丁人竈彙則到切遭炊竈淮南子曰炎帝善火
死而爲竈後漢書李光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豐干饒舌
書言故事多言曰饒舌阿彌陀此言無量壽又曰無量
光又稱讃淨土經曰清淨平等覺位號無量壽佛高聲
喝喝彙許葛切漢入聲
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幷村墅
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
書言偈幷纂集成卷但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
徐師曾文體明辨曰狀下按劉勰云狀者貌也取其事
先賢表謚幷有行狀廳佗徑切音汀屋也古治官處謂
之聽事毛氏曰聽事謂受事察訟漢書皆作聽六朝以
來始加广偈彙釋氏之詩詞也讚文體明辨曰贊稱美
也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荊軻荊軻之事詳史記等也

乃爲讚曰
鵠林著語曰又是渾沌氏眉白寶頭官人恐
有認楚鷄去是非巫祝越樽俎者哉

菩薩遯世
可惜許麼良爲賤莫以己不欲施人看佗走
何處去你言佗是何處本貫

示同貧士
仁者見之言之仁貧士見之言之貧試道佗
欠少箇什麼不依劉勰書信爭得到洞庭湖

獨居寒山
道什麼將謂第一人富嫌千口少貧厭一身
多

自樂其志
咄又是鬼家活計有什麼長處作麼生是寒
公生平所志當什麼臭皮襪有所志須吐卻

皃悴形枯

何處懶惰免饑凍是非分外事願來年蠶麥
熟羅睺羅兒與一錢離妻行處浪滔天

布裘弊止

轉覆前車一日計在鷄鳴一生計在少年行
且上避驄馬御史

出言成章

入海撑浮漚漢漁唱新歌著何處喚書安胡
餅上與狗亦不喫莫謗寒公好

諦家至理

劈百合尋中心漢剜好肉求精底呼奴呵婢
叱狗驅驢那處是不諦實底

凡人不測

用測為什麼一掃四海求一箇凡愚人終不
得我凡佗聖瞎屢生著什麼死急

謂風狂子

如何謂得即可我謂風狂子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時來天台

盡大地一箇寒上座莫道時時來天台跛鼈
奔波追野禽達磨不來唐土

入國清寺

天台山中佳趣只在箇竹筒裡射土含沙待
影過燈籠躍入露柱佛殿走出山門

徐歩長廊

我今還家否　還莫我爲我
我若未還家　須以我為我

呵呵拊指

夜行莫蹈白非水即是石咄者風狂疑殺滿
船人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在鏡中不見

或走或立

前不到村後不入店拳左手咬中指出身甚
易脫脫體道卻難東山下左邊底

喃喃獨語

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呼佗癡聖人擔雪
共塡井子細點撿還是趙州東壁胡盧

所食廚中
殘餘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耳頭口目卻生內更將
黃金積一堆昨夜風扣門外竹又知賊不打貧家
君子亦有窮乎君子固窮好常喜世界教主
墜葉雖憐疎雨感黃粱爭如暮雲親
波斯說夢入市中和和婆婆人不會二桃殺
三士阿誰爲此謀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衣架走飯囊嗔甚活哉將謂國清寺裡活衲
僧一箇還無正恁麼應初得正好明窻下安排
恰是羊公鶴或如張婆耳又似李母肩彈指
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好不大丈夫昨日明窻下喫幾枚[illegible][illegible]白鷺
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値
即出一言
頌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誰是不自在底人沒意知漢有什麼境界咳
唾掉臂終不倩別人誰家竈裡火無煙
道什麼用値爲什麼者裡無第二人若値罪
過彌天一字不著畫八字無兩丿
佗道什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聞事不眞呼
鐘作甕莫謗寒公好佗終不出片言
特不知惹多少塵累來拳左手搔佛手即非
無屈右手觸狗頭何日免得
幻人狂走幻人嗔幻人在側叫蒼天一事更堪腸
斷在又隨月色過前州好與三十拄杖趕出山
依稀上己彷彿重陽如何得圖寫去普化往
日飜筋斗可惜畫蛇親添足嘆長沙云底

永劫供養
長爲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此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七

作麼生是供具天東南高地西北傾三日下
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良禽擇樹棲貞臣擇主佐寶處在近更進一
步噫埋沒已盡漢去你我不要
佗終不居寒山擧心擬向過新羅衆盲摸象
何日得全身鷄聲茅店月
佗終不來此地瞽婆畫作飛禽跡高聲呼曰
閭太夫閭應諾曰是什麼人迹板橋霜
歷劫無名錯安著名字好無視窮官人自家
箭過新羅苦屈苦屈塗糊佗別人面門向道
莫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腸聲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嘆
願超生死

即今在什麼處特不知太行普賢大士著草
鞋向你肚裏橫三竪四珊瑚枕上兩行淚
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弄光影漢有何限非
嶮崖撒手絶後再甦驢年曾不能夢見
遠之遠矣君子易事而難令說也小人難事
而易令說也相罵許你接嘴相唾許你洒水
咄蝦跳不出斗擬超出何處去病眼可憐見
空華病猿終夜扣金鎖窮鳥終朝數竹籠

打一偈曰

讚辭分明數十字　無限塵沙當面撒
爲報台州閭太夫　與佗殺不如自殺

寒山詩闡提記聞巻第一

一本作三隱詩集本志南記乎寒山子自言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而今考之五言二百八十五首七言二十首三言六首都三百十一首有之然則漏落于道翹之所采集者可知矣林間錄曰寒山子詩曰人是黑頭虫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考之於此集無所見焉此是二百八十五首之外之逸者而得之乎編年通論第二十卷曰昔寶覺禪師嘗命太史山谷道人和寒山詩山谷諾之及淹旬不得一辭後見寶覺曰更讀書作文十年或可比陶淵明若寒山子者雖再世亦莫能及寶覺以謂知言山

谷吾宋少陵也所言如此大凡聖賢造意深妙玄遠自
非達識洞然亦莫能辨又黄山谷或時侍晦堂而道話
之次晦堂云庭堅今以詩律鳴天下也如寒山詩者賡
韻得和否魯直答曰昔杜少陵一覽寒山詩結舌目吾
今豈敢容易可和韻哉直饒雖經一生二生而作詩吟
難到老杜境界矣亦寒山詩哉晦堂俛首之五言事物
紀原四李翰蒙求曰李陵初詩陵始變其體作五言格
也其始亦本於詩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之類六帖
曰谷水始作六言亦詩公尸來燕來寧之類也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謟曲登時正驅遣
除惡業歸依受眞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凡者廣韻常也皆也或摠計也今所謂凡者在出智愚
三賢四果共相兼也護淨者護持淨盡之義也謟丑剡
切音調謟諛面從曰諛佞言曰謟曲兵六切趜不直也
登都騰切等平聲躋也進也進業曰登又得也廉者文
中子云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繼日二字出孟
子離婁眞性筆削二眞謂揀非偽妄獨顯圓成性謂自
體常住不變不異即揀諸空性急急如律令事文類聚
前集第三十八曰律令是雷邊捷鬼也此鬼善走與雷
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此詩冠巻首實有深意
勸讀我詩故巻中序分也道翹采集之時隨得隨錄其
所述前後不可知有勸發之意故此記乎

○評曰此詩以勸發為皮體以護淨為骨肉以見性為
心髓言大凡賢愚緇素及四果三賢人讀我詩雖暗誦
去背諷了內無保護淨盡志操只一場兒戲而已若又
且讀且護淨得阿字不生慧日朗然而發生日光所照
慳貪層氷諂曲積雪乍消除了無量億劫生死罪業即
時寂滅不移步歸入眞淨無漏性海不轉肉身而成就
佛身迅速似律命者乎淨名經曰欲淨佛土先須淨心
心淨淨土淨蓋護淨有四種一者欣上厭下專挾勝佗
心有精錬刻苦者是外道護淨也二者厭生死求涅槃
久觀四諦法門嫌喧求靜以灰心泯智為最後寶處者
聲聞護淨也三者外感飛華墜葉內觀十二緣起覺我

空偏眞理以為所證者緣覺護淨也四者常游泳四弘
願海深達我法二空眞理大成夢中佛事廣度如化群
有者菩薩護淨也作麼生是衲僧護淨處咄哉咄哉三千
界輪向又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
過不得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
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鐘鼎家虛名定無益

卜居楚辭有卜居篇鳥道李白詩西當太白有鳥道註
道徑微窄止可容鳥過而已何所有陶弘景詩山中何
所有嶺上多白雲文選謝靈運詩白雲抱幽石綠篠媚
清漣鐘鼎家選西京賦張里家擊鐘食鼎虛名古詩良

無盤石堅虛名復何益省心詮要曰虛名久不立謬旨
終有失
○評曰此詩賦山居幽致隱樓高閑以教誡浮世利名
人卜居有三種隔生死須澈靠偏執海嶋潜無明暗谷
溪愛惡隍塹列憍慢毒樹浴邪見溪涙四火迸八風吹
衆苦逼迫終陥墜泥梨者凡夫卜居也恨三有牢落恐
四生患難入我空幽谷堅偏眞基趾耕高原瘠土栽焦
芽菽麥開陸地石田稼敗種稊稗擠思念屎尿浴靜處
淤泥磨八識頼耶片丸闕三生多劫壽筭者小乘卜居
也常游泳四弘願海風認得寂光本土占斷實相佳境
聚集空華聖財架上求高堂溪下化隍塹培萬善園林

洒平等法雨與群生倶遊同成佛道者大乘卜居也作
麼生是衲僧卜居處熱鐵九重城
可笑寒山路而無車馬蹤
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車馬蹤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形問影李令
伯陳情表曰煢煢子立形影相訪又淵明集一有形問
影詩何從左傳僖公五年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評曰此詩述山中幽邃適居佳趣就中奇絕也泣露
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一聯寒山一區佳境而寒山九
虎嶮關也是越州所謂易見難透者也若也透得過大
難見矣往往作風光看了作實相會了作崑崙會了作

陀羅尼判了特不知隔天涯若又不作如上諸見恰如
老婆咬鐵橛無半點氣味不生倦怠堅咬去橫咬來忽
乎而和牙齦咬破了滿口一團滋味必消萬劫饑寒山
秘訣一見卽徹了若又未然一字字依舊九虎關鎖永
是葛藤窟裡癡漢多聞門外風狂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成四隣助歌
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隱淪淪㬚龍春切倫沒也又小波曰淪桓譚新論云天
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
五曰鑄凝淵明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娑婆
樹詩東門之枌篇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
娑其下注婆娑舞貌或曰娑婆樹作婆娑樹可也莊子
逍遙遊篇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
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以八千歲爲秋
〇評曰娑婆樹兩字可上下之說大不可也失名子曰
當法界中央有娑婆樹或謂閻浮樹或名無明樹淨名
說爲香樹黃梅此謂菩提樹枝條華果大茂盛矣以根
本無明爲種子以實相爲心髓以寂滅爲蠹皮依心地
生以十二緣爲命脉以六塵爲膏壤灑生死海水爲資
潤枝柯六處分一一帶各帶二十五葉其上昇者爲三十
餘樂所其垂下者爲三所惡趣諸天見之爲瑠璃寶聚
修羅見之爲刀兵戈戟餓鬼見之爲膿血焔火地獄見

之爲苦具鑊湯凡夫見之爲五濁穢土聲聞恐爲生死枝蔓辟支證爲偏眞枯樹菩薩覺爲常寂光樹所見不同而有衆多假名具無量名義大凡四生八萬四千種含識共蠢蠢樹間菩薩乘願輪度盡衆生則唯有一乘菩提樹而已所恨菩薩雖願海深廣不能空衆生界依舊蔭深娑婆樹何且見彼朽枯故今菩薩有此嘆息幾年爲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簪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鶺鴒安身在一枝

古列女傳曰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哉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巾車孝兒南史隱傳曰陶潛嘗往廬山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贈之半途而遇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至欣然共飲燕曝麥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年老執志不

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至公車託病隱身於漁釣見于蒙求沃魚池呉越春秋曰范蠡功成名遂隱居而養魚其池在會稽山下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模様娛之鷦鷯莊子逍遙遊篇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輦說文輓車也投韻會弃也擲也

○評曰此詩述古賢各愛清閑樂枯淡守道養德底高風以誡浮華世人

第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兎遊靈瓜夢裡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飛鳧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中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見于蒙求白兎三體詩註抱朴子云白兎公彭祖弟子也白兎公或云赤松之師也常乘白兎往來人間靈瓜韻府群玉曰東方朔曾以朱陵山靈瓜獻武帝帝嘗之以爲美神橘幽冥録云巴國人收兩大橘其大如二斗盎剖之中有二叟相對身長尺餘而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蔕

○評曰此詩嘆意識之浪落使人發起出離太志第兄

同五郡者暗指第六意識者也五郡者眼耳鼻舌身等
前五識也下我有六兄弟之詩一般也言五識各領一
郡功勲封賞互相同獨意識流落故五郡混亂五子
各失處父亦隨困苦父子本三州者父者第八阿頼耶
識也三州者具有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底常寂光本貫
而法王天然貴胤也不圖令作傭賃客作賤人進無寂
滅樂退有生死恐是故欲學長生久視術免老死飛鳧
白兎靈瓜神橘四者丹竈功成底暫時功果也直饒恁
麼去閲百千歳時了如閃電拂似石火照終歸遷流所
悲常樂我淨郷國不生本有家山迢遞隔絶無出離心
譬如小魚依宅小水流旅不知滄溟浩渺寔危哉

一爲書劍客二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不勲學文
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
項羽本紀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東守等本傳云尹翁皈河東守田延年行縣至平陽召
故吏令有文者東令有武者西閲數十人次到翁皈獨
伏不肯起對曰翁皈文武兼備惟所施設書言故事壽
考類曰顔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
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
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
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會稽都尉

○評曰此詩賦世榮難求縱求得亦暫時夢境而畢竟
苦果所因以勸發出離大志詩意可解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凡歸此有時唯須一番箔死將
餧青蠅乎不勞白鶴餓著晉陽山生廉死亦樂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
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
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見于
莊子列禦寇棺槨禮記註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
棺無底曰槨青蠅吳虞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
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

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見于活法白鶴晉
陶侃爲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既去化爲雙
鶴冲天見活法生廉孟子萬章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評曰此詩見世間葬儀之煩鬧卒然賦乎畢竟呵非
菩提資料策勵者也晉陽即謂潔白廉恥胸宇也畢竟
謂自家本有家山乎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氷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
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宋玉九辯曰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
○評曰此詩述寒山高勝以嘆人無入得縱伱學得寒
山形摸谷飲岩栖去破衣浪落去蓬頭垢面去憔悴枯

槁去爭敢得到此中何故與君心不同君所爲心者逐聲色取捨底識神隨好醜愛憎底妄心是名生滅之心是爲生死本根豈其夢亦得見寒山哉吾所謂心者則不然心佛衆生平等不二佛界魔界淨刹穢土有情非情艸木森羅盡是一箇佛心無處非寒山不須入得總是其中人是則一片無陰陽田地夏天氷未消名之爲妙峯孤頂名常寂光土或名謂寒山上下四維全不覩纖塵到此無入得底賢聖無出頭底佛祖是故道寒山路不通所恨君向心生滅門住著我向心眞如門遊履是故心不同到亦不能而已

天生百尺樹剪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拄馬屋

長條木書禹貢厥木惟條易說卦曰坎爲水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評曰此詩似賦賢人在野之嘆而底意呵二乘偏眞之枯槁天生百尺樹者人人本具底自性箇箇圓成底佛心若人辨取得依四弘願行長養去則七覺八正四無量無盡法門體中圓備譬如長樹華果枝條盡具有佛暫爲攝取中下之機演四諦十二等法門謂之二漸教法於茲覺我空偏眞理證得有餘涅槃小果不欲學菩薩威儀無心淨佛土是則剪成長條木者也擬神仙婆羅門外道凡夫等所爲道則雖似好箇長條良木若

比菩薩二利之願行則蔭溪幽谷一片枯槁底朽木也是故有可惜嘆年多心尚動者佗既經歷三生六十劫艱辛不生退困信心堅牢譬如老樹歷歲月中心猶堅實日久皮漸禿者佗既日久退休拂拭故見思盡滲漏空恰如朽樹皮膚脫落盡眞實存佗日縱人天推出轂使伊代佛揚化爲守閑淡制伏意馬心猿底窮子主長得而已是故道堪拄馬屋是專依方等彈呵淘汰意述者也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史更無名

雉堞左傳隱公元年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又字彙雉堞城上女垣也以白堊之故又曰粉堞墳塋墳墓也塋彙廣雅曰塋域葬地也孤蓬影鮑明遠蕪城賦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拱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曰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尒何知中壽尒墓之拱木矣注合手曰拱又文選恨賦曰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鬼註曰合拱之木縈繞死人骸骨義也史彙師止切音使籍也記事者也又吏官世本黃帝始立史官倉頡居其職異作吏爲指城主非也

○評曰此詩賦荒城敗落墳墓之傾頹使人憤起道情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

金籠貯扁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鶴颻颺入雲飛
鸚鵡晉郭璞曰鸚鵡鳥舌如小兒背似金色腹如馬腦
石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
名鸚鵡又文選賦類有鸚鵡賦可見虞羅者虞人網羅
也虞人司山澤者也周禮曰虞人數獸
○評曰此詩比也譬見世纏縛世榮關鎖爵祿人恰如
鸚鵡在金籠雖形似福貴中心常憂惱如遁居樂道者
似飛鳥在野雖欠見寵撫身心常快樂也太論三曰孔
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雁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
如出家功德勝本此語乎
玉堂挂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

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苷蔗滓
容華文選曹子建詩曰南國有美人容華若桃李苷蔗
涅槃會疏第一聖行品云譬如苷蔗既被壓已滓無復
味壯年盛色亦復如是既被老壓無三種味一出家味
二讀誦味三坐禪味
○評曰此詩賦香花不鎖香美人不永美以示有老死
城中蛾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
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蛾眉陸佃云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譬莊
姜螓首蛾眉珂丘何切音軻石次玉一云瑪瑙潔白如
雪一云螺屬生海中爾雅翼貝大者珂黃黑色其骨白

可飾馬具三月響列子湯問篇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
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絶左右
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
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
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
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聲效娥之遺聲也
由是考之月字當作日字乎以上管解
○評曰管解以月字當作日字説未盡善歟予謂月字
而甚可而已論語述而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三月之字本于此者乎夫子
聞韶時四維八荒唯是一片簫韶豈肉味而已和身心

共忘其意味夫子亦不能知不得説矣且謂之忘者也
是自非聖德至善豈得而有至此哉小人反之若聞美
人絃歌聲則其音韻薫染心肝之間魂蕩魄漾眷戀之
餘如嫋嫋充耳根豈但三月哉甚者期年而猶不能忘
且謂之三月響者也彼韓娥歌聲遶梁欐三日不絶者
禦寇敷句也三時而足而已
父母績經多田園不羨佗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嘔嘔拍手
催花舞搖頭聽鳥歌誰當來嘆賀樵客屢經過
續經猶經營與次下經紀之字義同軋彙乙黠切車輾
也軋軋冠莢公詩幽窻軋軋度寒梭嘔古禾切音戈小
兒應聲

○此詩賦山家即事寒山詩中深密之秘訣學者若熟讀一回得拍手卷中多少嶮處同時氷融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竪巉嵒山果獮猴摘池魚白鷺銜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巉巖韻會高皃又尖鋭皃獮猴摘異作青猿摘

○評曰此詩賦山居幽邃又是九虎關鎖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冥去不迴

九天大玄經曰九天一曰中天二曰羨天三曰從天四曰更天五曰晬天六曰廓天七曰咸天八曰沈天九曰成天冥冥去不回曹子建三良詩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見于文選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評曰此詩賦山中逸樂不可換世營

手筆太縱横身才極瓌瑋生爲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裡教尓紫芝歌

瓌瑋廣雅琦玩也徐曰人才傀偉傀大皃紫芝歌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

○評曰此詩演雖千英萬傑之士終爲黃泉人之嘆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
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喃喃彙那含切音男呢喃言不了又燕語也
○評曰此詩意味幽長也不可麤吟去謂得安身處謂
寒山可長保是亦返照前護淨與卜居二許可委悉也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近聽底作麼生不可崑崙去
讀黃老黃老道書而論長生久視大道者也玆所謂讀
黃老者非所以張吾伊聲看讀者菩薩溪入不生不滅
不老不死底實相眞觀長時不休罷之謂也十年歸不
得忘却來時路十年者謂法成就之時也修行人最初

有眞諦有俗諦有空理有假觀薰鍊日久則眞俗不一
假空一馬途中與家舍二共打失是則中道寶處忘却
彼來時道底十年也學者須努力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
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俊傑朱子曰才德之異於衆者也四運者運氣論曰春
木運爲初運夏火運爲二運土用運爲三運秋金運爲
四運萎黃涅槃經十一曰猶如秋月所有蓮華皆爲一
切所愛見及其萎黃人所惡賤盛年壯色亦復如是石
蜜涅槃經八曰無碍智甘露所謂大乘典如是大乘典
亦名雜毒藥如酥酪醍醐等及以諸石蜜服消則爲藥

不消則為毒方等亦如是智者為甘露愚而不知佛性
服者為毒
○評曰此詩呵無慚年少令發學道心楊柳謂衒賣妖
色也不作梯航者謂沈沒生死海中不求出世船筏也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
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卻百年愁
餐霞顔延年詠懐中散詩曰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註餐霞謂仙也論時時時運也滕王閣序時運不等命
途多違瀝瀝水鳴貌
妾在邯鄲住歌聲亦抑揚頼我安居處此曲舊來長既醉
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綉被滿銀床

邯鄲文選舞鶴賦邯鄲善為歌曲詩有駜曰鼓咽咽醉
言歸又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注央中也兒家張文成
遊仙窟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疎既醉晉書謝安列傳
四十九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太傅亡
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門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不
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
詠曹子建詩曰生在華屋處飄零歸山丘慟哭而去
○評曰此詩專演接引懐妾者寒公自言也邯鄲者指
自家本有家鄉歌聲亦抑揚者唯有一乘圓音應上下
根機唱出其巧妙如歌聲隨意而抑揚此曲舊來長者
從過去威音王以來番番出世如來全無別調也既醉

莫言歸者一切衆生沈醉五濁惡酒諸佛百計誘引無
出離意在火宅内留著以長夜苦患猶爲半日看不知
四火來也寢宿處者菩提堂奧本具家舍百味具足羅
綺千重也銀床者白一色露地白牛車也
快搒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謂言最幽野巖岫
溪嶂裏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三翼文選浮三翼戲中沚注三翼船也沚池也越絕書
伍子胥内經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
廣一丈三尺長五丈六尺小翼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孔
丘公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

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
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
○評曰此詩賢人在野之嘆也言我先進幽野人也終
身無顧問只孔子一人我從先進野人故知己乎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斷相聞入夜
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拱口手端坐鬢紛紛
○評曰此詩賦寒公到法成就快樂境界所謂智者君
拋我言在眞空寂滅空理人者恐有爲差別假諦在有
爲差別假諦人者捨眞空寂滅空諦智指假諦愚指空
諦寒公今既得眞俗不二空假同時中道純圓聖諦其
快樂不可言豈其與證我空偏眞假城癡坐鬢紛紛底

可同日語哉若欲眞正知寒公意大寶積經文應再三
熟讀寶積經曰佛言文殊師利你入不思議三昧耶文
殊言不也世尊我卽不思議更不見有心相思議者云
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起心欲入此定而今思惟
實無心相入三昧譬如人學射久習則巧也後雖無心
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此初起心學不思議三昧繫
心於一緣若久習成熟更雖無心恒與定俱 已上經之文也
今詩中所謂智者君者指分別知見思議也愚者我者
指根本大智不思議也思議捨不思議而思議不思議
捨思議而不思議也故言互相拋不覺一朝契當非思
議非不思議底本有歡喜不足侵曉歌入夜舞

有鳥五色文棲桐食竹實徐動合禮儀和鳴中音律昨來
何以至爲吾暫時出儻聞絃歌聲作舞欣今旦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韓子外傳曰鳳鳥上黃
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
〇評曰此詩山中不圖見希有珍禽偶尒而賦
茅棟埜人居門前車馬踈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
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
茅棟白屋也猶艸廬也
〇評曰此詩見野人清閑居處卒然述
登涉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

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文選古詩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韻會磊衆也
六極常攖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
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揔無褌
六極書洪範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注曰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九維
曰九疇乎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二
敬用五事三農用八政四協用五紀五建用皇極六乂
用三德七明用稽疑八念用庶徵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遺草澤文選左太沖詠史詩何世無奇才遺之在
草澤閉蓬門高士傳張仲蔚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

素所居蓬蒿沒門長者窮子出法華第二譬喩品
○評曰此編比也賦可受五福之賢人在野困六極然
九疇等書經皆閑事乎嘆以比行人多在邪路不能入
眞正道所謂六極者第六意識也極不祥之極也九維
者指行人最後證果第九清淨識也言雖人人具有本
有圓成自性含容十虛不爲陜歸收微塵不爲廣本來
明妙本來清淨不了知心源故意識恣混亂纏縛種種
困苦懊惱九維徒自論者鞱破第八賴耶暗窟則第九
清淨眞識乍煥發到大解脫之田地雖諸佛苦教論無
人趣此眞修似諸佛只自徒論說縱又有具聰明强記
之才德底之人永陷墜經論文字草窠終爲吟艸澤底

窮兒無才閉蓬門或又一文不知昏愚鈍漢者死執一
般癡禪道文字者不足把話頭不足看只箇不思善不
思惡之處即佛法樞要祖庭玄機閉目切齒今日亦暗
昏昏地去明日亦暗昏昏地去終一生爲黑暗鬼窟守
屍寔可悲也日上巖猶暗言雖寒山面前阿字不生慧
日透霄漢徹黃泉甚洞然甚明白如上輩者不能見煙
消谷猶昏夫三界夢幻火宅雖毒火既消臭煙永滅爲
娑婆即寂光淨刹爲如上輩爲黑暗長夜牢獄所以言
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禪
白雲高嵯峨綠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
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棹歌文選善注棹歌發棹而歌也誰謂詩行露篇曰誰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評曰愁思多者世稱文人詩夫者非所以以明皓
齒朝歌夜絃爲樂者聽笛聲以攢顙聞棹歌以落涙處
有多少感情有多少佳趣是詩家拋身捨命處所謂誰
謂歌聲無意何以令我愁思多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
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落落彙難合也啾啾鳥鳴聲也淅淅風聲也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
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

東岱文選古詩常恐游岱宗不見復故人注岱宗太山
也人命屬之樂天詩東岳前後竈北邙新舊骨北邙宅
訓解註老經卜其宅兆注塚穴曰宅墓域曰兆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眞昨朝曾趁卻今日又纏身月盡
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席帽席字當作蓆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氈帽秦
漢競服之後以蓆爲骨而鞔之謂之蓆帽
○評曰此詩稱讃菩薩利他之悲願愁者指度生大慈
今言新發意菩薩初聞諸佛菩薩度生願海深廣而不
忽棄置苦趣常生疑悔後隨大事成辦了次第悲願厚
重所謂以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者所以道年新愁

更新誰知席帽下者言我愁思切非唯今日曠劫以來
切二利願行底愁人也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
爽人情始載被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卻遭刺
蠆彙丑介切長尾爲蠆短尾爲蝎蜂蠆垂芒其爲毒在
後
○評曰此詩賦初心菩薩根力微時以教諭行人龜古
來爲智慧正宗贊石頭傳云石頭和尚一日夢與六祖
乘一龜游泳深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又兩
龜定慧二法及二利願行也今言根熟之菩薩依二利
願行乘大白牛車利一切衆生今根未熟菩薩故言乘

犢車出路頭者入鄽垂手之義也一蔓從傍來者一點
客塵緣也行人正受之力微故不能觀照被轉得領納
損道情是被沈累也行息卻遭刺者譬欲撥錯投水人
力微故卻共溺死之義也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采花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
盛梅子金箆挑筍芽鬬論多物色此地勝余家
金箆魏武帝患目華陀以金箆刮之遂愈
○評曰此詩亦是寒山九虎關鎖學者必莫崑崙去此
地勝余家何處是寒山家舍何處是勝處須是子細參
窮見得分明者見寒山處處佳境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
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評曰此詩亦是寒山一處好風景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祇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
鉤距意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弔客有蒼蠅
鞅掌莊子在宥篇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注鞅掌紛泊也
詩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祇承彙韻祇切支適也但也蓋祇字有兩音音岐者神
祇之祇大也音支者適也但也書大禹謨祇承于帝不
貸人斗升事文類聚別集第十八卷王符傳寧見朽貫
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
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鉤距多智計較曰鉤

距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設欲問馬
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是謂鉤距注距如鉤鉤
倒掛也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
以索鉤其隱情也見于書言第五卷又詳蒙求中卷
○評曰此詩彈呵世鉤距人也鉤距設知計壟利者也
買絹先擇綾者譬玆有一夫常施姦計以欺人爲賢一
日整衣正襟從一奴直行市上行擇戶商家謦咳入商
家亦調聲迎入夫曰有使命命予擇綾及綺羅何軸有
其精好者麼商家曰有寔有極精好者請且入擇焉越
設席延酒果以饗之少焉抱綺羅驚目底數十軸來推
出夫乃公公然飲啜了結口眇目竪擇横擇擇擇漸得
十數軸令之包裹自印上頭了且令商記其價直搭印
懷之告曰主家必要今明之間送金與予手書以取之
出矣商家亦走出兩手托履頭送之夫行三十五歩而還
來告曰與好絹二十疋是亦予室家需而金空予囊中量
也擲出金囊擇金取之商出好絹二十疋落其價直三分
之一以與之亦送如始是但欲得心於彼快責卻彼向
擇底者也其后雖向期月寂無消息終使商家空搔頭
實可惡矣
白鶴銜苦桃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未達
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卻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離群禮記檀弓上篇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評曰此詩賦多少學仙鍜求久視人古來一箇無成
就得空困苦終歸老死以命鞭進眞修人者也
憤居隱幽處乍向國清中時訪豐干道仍來着拾公獨廻
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評曰此詩賦寒山自得底佳趣仍來彙仍頻也尋究
無源水此兩句一篇主意也無源水者人人心上生滅
忿心如霧浮似煙曳晝夜相續譬如溪間一脉流水哀
哀四序無間竭二乘者汲之盡得其枯竭日以欲成菩
提所以晝夜困苦歷三僧祇劫菩薩直向本根究竟大
事作麼生究竟者辨道人憤起得精神親向彼起處尋

此水自何處起何處爲本根竪尋橫窮尋窮終和尋覔
底心一時打失此即虛空銷殞鐵山摧底時節嶮崖撒
手絶後再蘇底好消息也是道窮盡無源水雖窮盡水
依舊哀哀而無間竭未徹見本源以前者生滅無明妄
心既徹見得出時薩波若海中最妙最玄底大法雨滴
滴圓明滴滴窮竟洒沾三草根莖滴貧六趣饑渴歷三
大劫無盡時度一切衆無乏時其斯之源究水不窮矣
生前太愚癡不爲今日悟今日如許貧捻是前生作今日
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難濟渡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乗擿花馬樂搒采蓮舟膝坐
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内不免歸山丘

璨璨文選注衣服鮮明貌莫愁圓機活法曰石城有女
子名莫愁善歌謠若人聞之有忘愁之聲故名莫愁也
摘花馬天寶遺事曰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
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木下往來使僕從執
酒盃隨之遇好酒則駐馬而飲釆蓮李太白採蓮曲曰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見古文前集綠熊
席事文類聚十一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
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
以不寒也青鳳韻瑞引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毛爲
裘歸山丘者文選曹子建詩曰生在花屋處零落歸山
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氏服鄒公妻邯鄲杜生母二十人同老少一種好面首昨日
會客場惡衣排在後祇爲著破裙喫佗殘餺飥
惡衣排在後智度論十四曰譬如劉賓三藏比丘行阿
蘭若法至一王寺寺設大會守門人見其衣服麤弊遮
門不前如是數數以衣服弊故不得前便作方便假借
好衣而來門家見之聽前不禁既至會坐得種種好食
先以與衣衆人問言何以爾也答曰我比數來每不得
入今以衣故得在此坐得種種好食實是衣故得之故
以與衣餺飥餅也
〇評曰此詩託言於貧富示人情冷暖
獨臥重巖下烝雲晝不消室中雖暡曖心裡絕喧囂夢去

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靡歷樹間瓢
瞈瞍瞶負石橋在天台山樹間瓢逸士傳許由隱箕山
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
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評曰此詩述清閑獨脫竟界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闕復一虧圓鑿
而方枘悲哉空尒為騂騮將捕鼠不及跛猫兒
圓鑿方枘史記孟子傳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
隱曰方枘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
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
其鉏鋙而不入尒為王仲宣詠史詩曰秦穆殺三良惜

哉空尒為見于文選騂騮莊子秋水篇曰騏驥驊騮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評曰此詩述物各隨其性而可用之意
誰家氏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
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誰家長不死左傳子彥曰人誰不死始憶八尺漢文選
陸子詩曰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昔為七尺軀今成
灰與塵漢稱漢說見事物紀原第十傷心處北邙地也
驊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
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是蓬萊鳴
美少年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曰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

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蓬萊嶋釋曇鸞法師初學仙術後謁菩提流支三藏受無量壽經擲丹經燒棄假使隔弱水三萬里蓬萊嶋猶有身裡蓬萊十二樓韻府呂洞賓拋袖裡青蛇參黃龍禪師以海外蓬萊嶋換唯心淨土者也

○評曰此詩述人人竟歸遷流示不二之寶處北邙是死屍拋向之地蓬萊是神仙長生之境寒山子依什麼今指北邙道蓬萊嶋哉若人見徹徹底分明許汝自稱長生久視神仙若未然依草附木野鬼閑鬼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月何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皺鋏口無因讀老經

如醉詩黍離篇曰中心如醉蓬蒿祖庭事苑六曰漢田横死門人傷之遂爲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皈於蒿里冥冥後漢書張奐傳曰奐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遮莫事文類聚別集六曰藝苑雌黃曰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皺鋏佛祖三經注曰世諦之樂盡爲苦本虛受信施負債何疑啣鐵負鞍猶是輕輕之報老經老子經也

○評曰此詩述無常讀老經者彼經雖委說示谷神不死之大道一度陷泉下則不能再讀也雖然今所謂老經者非特指李耼留下底陳編而已矣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黃泉漸減

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淹留左傳注淹久也太半漢書音義曰韋昭曰凡數三
分有二為太半如殘燭涅槃經十一曰譬如燈炷唯賴
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
盡衰老之炷何得久停逝川論語子罕篇曰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孤影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曰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注曰丁儀妻寡婦賦曰
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淚雙懸杜詩曰素交零落盡白首
淚雙垂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裡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
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

清江杜子美題江村詩曰清江一曲抱村流鴛鴦鸂鶒
天寶遺事曰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
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
水中常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
鶒爭如我被底鴛鴦鸂鶒五色尾有如船柁小於鴨見
于書言
〇評曰此詩寒山和盤托出底驪珠
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〇評曰此詩賦寒山得力之處絕等比言吾禪心高閑
圓明恰如秋月十分光輝無一點瑕翳雖秋月無瑕翳
中間有銀盤昇沈底物所以纍纍去此碧潭徹底皎潔

明淨雖碧潭皎潔四面有椀丘際涯底物所以棄棄去
望西東無物可比況所以言使我如何說
垂柳暗如烟蜚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
天一涯何時得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蜚鸞
天一涯文選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
餘里各在天一涯明月護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
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注曰高樓思
婦見月而思切也雙蜚鸞文選古詩曰思爲雙蜚鸞銜
泥巢君屋
○此詩又是寒山紫羅帳裏眞珠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

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有酒相招飲陶淵明雜詩曰得歡當作樂斗酒聚北隣
少壯文選古樂府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金釵文
選曹子建樂府詩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棱棱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羈
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棱棱韻會棱亦作稜漢書李廣傳曰威稜憺乎鄰國注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春秋後漢書樂恢傳曰富於春
秋注曰春秋謂年也金羈逐俠客文選曹子建樂府詩
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祖庭事苑俠音叶挾之言俠也以權力俠輔人也荀悅

曰立氣齊作威福結和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史
曰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儀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玉饌猶珍饈良
朋仲長統樂志論曰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無盡燈維摩經第四曰譬如一
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姉夫一菩薩
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
意亦不滅盡隨所説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
燈

○評曰人人有家裡常住不生不滅底一段冷焰在凡
愚毫釐不欠缺在賢聖錙銖不增添清淨圓明妙明虛
靈了之則爲賢聖佛祖失之則爲凡愚鬼畜在凡謂之
心火執置此於道德仁義之上則陰陰熠熠而將泯沒
置此於好醜五欲之上則光燿熾盛而周流十虛收歸
微細憎愛欣厭片時無休罷貪焰瞋火焦爛諸根燼滅
法財終化阿毘紫焰成無間鑊湯在聖謂之智光含容
大千全不見纖塵歸入隣虛廣於十虛行法施於三祇
無乏傳靈照於萬有無盡夫斯謂之無盡燈

桃華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在朝朝
花還落歳歳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爲大海
桃花古文前集宋之問有所思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

飛來飛去落誰家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
不同揚塵處列仙傳云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
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山水略半也豈復爲陵
乎方平曰東海行復揚塵耳々々
我見東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佸烹羊
煮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扶
東家女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天下之佳人莫若
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
之女佸詩君子于役篇曰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
佸注佸會也殃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穆子曰善人富謂
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評曰此詩訶世人婚姻日往往害物命作慶會是盡
地獄因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廐轍肓信有因果頑皮早晩裂眼看
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襖瓦作褌到頭凍餓殺
頑皮智度論云譬如牛皮求柔不可屈折無信人亦如
是
○評曰此詩呵世癡福人常行驕奢恣打不善一朝福
力盡禍害聚日百計亦不可救是畢竟依不知因果紙
襖瓦作褌夫紙不可作襖而把裁襖著夫瓦不宜褌而
把綴褌帶其落魄鬼怪驚目之形模郎當破臨反常之
體裁如展一幅巧畫是自寒公超過人意之表遊戲文

字之外出格脫洒活達微妙三昧力唱出者也但恨無
知音抱腹大笑

我見百千狗箇箇毛䰂鬖臥者渠自臥行者渠自行投之
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

一塊骨大般若論曰有擲塊於犬犬逐塊也塊終不止
戰國策昭襄王篇曰秦相應侯曰見大王之狗臥者臥
起者起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
則有爭意也䰂鬖亂上士行切下女耕切啀喍狗欲
嚙也法華譬喩品科註啀喍嘷吠者發言論決是非之
理也啀喍張唇露齒也

○評曰此詩比也呵世人爲小利鬭爭困苦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腇鸞鳳飢徬徨駿馬
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

腲腇肥皃文選善注曰阿那腲腇舒遲皃鸞鳳賈誼弔
屈原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鴉翺翔徬徨徘徊也文選向
曰徬徨心不安也蹇驢賈誼屈原賦曰騰駕罷牛驂蹇
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髻高
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醪醪憐將歸見夫壻

華麗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曰京洛多妖麗高髻後漢書
列傳十四馬廖傳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
尺匼匝當作匝匝周繞也杜詩馬頭金匼匝睥睨文選

注曰睥睨含喜微笑以竊視義也流盼皃又中庸注睨
邪視也醶彙所斬切酢味也夫壻詩格十四許裴詩自
家夫壻無消息卻恨橋頭賣卜人

○此詩全體提起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
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家夫壻知

衒韻會音眩自矜也法華經安樂行品曰衒賣女色求
選曹子建求自試表註引越絕書曰衒女不貞衒士不
信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十四採桑南陌頭韻會阡
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市中街曰陌

羣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
紅羅纈閣奴紫錦裳爲觀失道者鬢白心惶惶

滿路香開元遺事曰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
貴門子弟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
其香也角婢謂丫角小婢也纈韻會結也絲縷也閣奴
謂閹豎乎惶胡光切音黃惑也恐也

○此詩毀刺自省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懅捺硬莫采渠呼名自當去燒香
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釘鐵牛無渠下觜處

鬼魅法華文句十陀羅尼品釋曰呪者是鬼神王名也
稱其王名部落敬主不敢爲非故能降伏一切魍魎

○評曰此詩欠二時粥飯世有稱白澤圖者雖未詳來

故戸戸有之故且茲記其圖曰黃帝巡狩到於東海濱
時白澤出能言語以足知萬物情除民時害賢君明則
顯天地祥瑞也涉世錄二十一曰李子問曰人家或有
犢呼或有釜鳴是何怪乎對曰昔軒轅黃帝問白澤曰
天下寧靜見何怪乎白澤乃曰若要解怪但將白澤圖
於堂上挂之雖有妖怪不能成災赤蛇落地鬼名大扶
鷄生輭子鬼名彩女見蛇相交鬼名神通霄間鷄聲鬼
名賊吏蛇入人家鬼名孔禽鳥屎汚衣鬼名飛遊狗上
人屋鬼名春女雌作雄聲鬼名夙龍狗行反耳鬼名大
陽野鳥入屋鬼名不穴狗上屋上臥鬼名神霞狐狸作
聲鬼名懷珠鼠耕破地鬼名金光血汚人衣鬼名遊幾

飯甑作聲鬼名欽女夜夢不祥鬼名臨月鼠聲唧唧鬼
名金曹竈前生飯菜鬼名水淡予謂呼名自當去呼名
衆說甚不諦當有人常受持神咒諳得白澤語底見鬼
魅時或誦咒或呼名避彼災害雖然擇千百人求誦咒
人七八箇亦難得擇千百人求憶持白澤語底二三箇
亦難得縱復有諳得白澤語底人鬼若現殊形異貌變
化無窮爲何鬼魅祟呼彼名思議尋討間必爲彼驚落
心魂諺曰心動則鬼神振鐵杖又曰驚怖妄起主心不
定故然便呼名者返照自心謂乎返照自心則是喚起
自己本來人者也自己本來人纔出頭則栁失綠花失
紅火失熱水失冷其光明盛大而透漢徹泉名之爲毘

盧全身名之爲金剛正眼十方法界不見佛不見祖上
下四維一團寶光聚開神野鬼乞命無暇何處留痕跡
問自心如何喚起曰行路若見瑞岩老低頭合掌子細
問訊五燈會元潙山章曰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蓋
謂潙山本於寒公語乎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
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鬒髮時行住須努力

浩浩水廣流皃黃河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引王子年拾
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左傳襄八年曰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注曰言人壽
促而河清遲後漢書趙壹傳云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
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曷何也鬒詩君子偕老篇曰鬒
髮如雲注曰鬒黑也又稠髮黑髮也努力文選古樂府
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評曰此詩專賦遷流無常問鬒髮時須努力如何努
力得成菩提答若眞箇努欲得菩提須見性一回若無
見性眼行萬行縱歷僧祇劫數捴是生死大兆

乘茲朽木船采彼維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齎
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縱何生愁哉緣若起

煩惱涅槃經第三十四迦葉品迦葉菩薩白佛言煩惱
者所謂惡也從惡煩惱所生煩惱又名爲惡如是煩惱
則有二種一因二果因惡故果惡果惡故子惡如維婆

果其子苦故華果莖葉一切皆苦猶如毒樹其子毒故
果亦是毒云云同第二十九巻云如紝婆蟲樂紝婆樹
迷惑愛著生死臭穢又倶舍頌疏第十八巻從賃婆種
賃婆果生其果大小如苦練子其味極苦
〇評曰此詩說人世危殆朽木船者五蘊形質也紝婆
子者苦果也言人人乘四大假合幻化敗壞漏船錯作
堅固安逸思恣五欲貪求五塵苦果永在生死苦海中
是故利衰譏譽八風碎四山怒吼貪嗔癡慢萬浪浸九
天漲激永夜長劫苦聚無間斷齎一宿糧者言只一念
希望貪求妄心而已寔一點無菩提資糧貯去岸三千
里者言涅槃常樂彼岸雖湛然而不離當處觸目皆是

而塵塵利利寂光本土被三毒電影障碍終隔三千萬
里波浪永流轉三界二十五有苦趣因什麼如是者諸
苦所因貪欲爲本故以苦因結苦果譬如紝婆果何時
有休期寔可悲也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
非堅衞風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無言論語陽貨篇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枯槁莊子齊物論篇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
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石田史記
子胥曰猶石田無所用注石由不可耕也述彙食律切

音術循也又紀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

○評曰此詩賦方等彈呵大旨以責緘黙枯坐一生背廬屠地而學彼小乘偏執窮子錯為佛法底黙照邪黨詩所謂黙黙永無言後生何所述言學道人豈夫一向無靜坐耶夫如眞正衲子其初且癡定兀坐起大疑團奮大精神沈吟純工一朝乍寂滅現前瞎卻凡聖不二正眼打失魔佛同時眞理而後觸忤眞正明眼宗師拔卻千尺劍樹爪牙擊碎萬斛雜毒命符蹈飜佛界遊戲魔界建逼上孤危法幢開徹下嶮峻爐鞴斬奪人天命脉刺害佛祖慧眼而以為報恩是鷹將搏者先摺攫將伸者先屈義也豈効彼我空偏枯流類一生空守槁木

去者哉有一般外無訪師求道大志內無自性圓頓正見徒空盡自家生滅心終灰心泯智如古廟裏香爐去而後欲成大道徒日日黙坐今年恁麼死猲獺地去明年亦恁麼死猲獺地去十年五歳終到頭白齒黄眼枯耳凋依舊只是一箇死猲獺地縱有後生門徒呼什麼為我師教示述行之述循之義故若又以彼黙坐為窮竟循行之則有五箇門人五箇死猲獺有八箇弟子八箇死猲獺非唯不能利佗自救亦不了而已恁麼黙黙在林藪陋巷地重歳月依然不能出離從前智境窟宅智境者以欲空盡思念而成道果為能趣智以寂黙昏湛處為所趣境是不覺陷墜偏小空果邪坑者也枯槁

非堅衞者言大凡出家者訪明師隨良友成辦自家屋裡金剛不壞正體得作法城金湯永留佛祖慧命是大丈夫兒能事而出家兒懷素可謂法門堅固衞護也豈空如槁木死灰去消信施者哉者般漢子以枯竭思念摧殘情念爲懷恰如仲冬風刀嚴寒霜刃竟爲自己天然固疾自然重病佛祖亦不能醫治土牛耕石田者土牛性遲鈍者也況夫土牛乎其狼滯凝濫寔可知石田者四面悉沙石而徹底無一滴膏土者也鞭彼土牛耕彼石田縱歷驢年寸草青亦不能見也況彼嘉禾秄穗秋成哉是比二乘偏眞行者終不能得菩提妙果蓋夫如眞正佛子則不然憤起傑烈勇猛信心激發長劫不

退大志潛行密參終刺瞎娘生雙眼睛蹈斷生死罪累根窮決祖師最後因緣跨跛盲驢鞭瞎死虎普惱害方來衲子以充大法施所以大丈夫論曰財施在人道中法施在大悲中財施除衆生身苦法施除衆生心苦財施作無盡錢財法施作無盡智財財施爲得身樂法施爲得心樂財施爲衆生所愛法施爲世間所敬財施爲愚人所愛法施爲智者所愛財施與現樂法施與天堂涅槃樂偈云佛智處虛空大慈爲密雲法施如甘雨充滿陰界地四攝爲方便安樂解脫因修治八正道得涅槃果又未曾有經天帝問野干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曰布施飲食者濟一日命布施珍寶者濟一世之增繫

縛説法教化為法施能令衆生生出世間法佛説施中
法施為第一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
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滿法施清昇彼岸財施感大人報
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智愚倶用法施唯屬智人財施
能得福法施益能所財施益色身法施利心神財施增
貪病法施除三毒大集經曰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
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優婆塞戒經曰若有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
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上典然後施人令得
讀誦是名法施如此施人者未來世中天上得好上色
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

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此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
色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佗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
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
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
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
礙辯衆生聞法信心無礙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
了戒施聞慧亦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鵠林曰
海藏龍宮一切經卷序正流通間無不演法施功德寔
知法施可貴勝因雖然纔交名聞利養心挾憍慢勝行
心則名之為不淨説法卻是為地獄惡果是故法施寔
可貴法施寔可恐也淨名曰莫以生滅心説實相法又

曰不具眞正智見不能辨人根機妄莫說法莫對大乘
機說小乘法信哉邪人說正法正法成邪法蓋施有大
施有小施往往學佗人口頭三昧纔取一兩卷經書胡
亂朦覺情解來聚無智男女打杜選雜話了自道行法
施是何心行一等有賤賣僧部屬諂膺覔緇流類到處誑
噪閭閻聚多少瞎老婆跛臭婦足亦不洗底賤人纔見
一人則召召招喚閭閻和笑善來諸善士疾來坐彼與
彼昨所見其與其今初來那何某衰邁來著爐何某邑
長先坐上頭莫恐怖莫隔礙我見公輩如佛菩薩相何
故人人具有不劣佛不異祖底佛性故知火熱了水冷
底物是也我有不轉肉身即坐成佛法居吾語儞於此

傾心腸洗肝膽臭說穢話自午時說到晡時張三亦悟
去李四亦會了於此老幼奔波擬靈鷲一會稱龍華三
會抛錢財如飛蝗積束帛如蒸雲動人心有滿慈辨財
聚信施有目連神通是道不淨說法任佗玉饌溢器閑
蟲珍饈堆盤生毛如眞正辨道上士縱雖饑眼瞎渴倒
死總所不顧也專慈念以清淨心行依四弘願行誘引
教化是爲小施禪門即不然專行大施以之爲報恩所
謂大施者片言不放點滴不施學者水亦不請佗一滴
是爲心要夫禪門非所以恐生死勤求涅槃者禪門非
所以厭穢土志念淨土者禪門非所以行禮拜恭敬以
爲究竟貪求功德者禪門非所以誦神咒唱經文希望

奇驗者禪門非所以行衆善期佛果者禪門非所以枯
坐泯智歸斷滅者禪門非所以多拜多禮扣多少神佛
貪禱福德者禪門者非所以死守規矩準繩以為極則
者禪門者非所以撚亂棒放胡喝張勢威者禪門者非
所以爪水精珠擎金香爐衒殊勝者禪門者非所以繰
人情繩索羅籠學者者禪門者非所以諛權勢阿貴顯
種利用者禪門者非所以莊嚴佛像飾堂閣以當佛法
者禪門者非所以恃博覽强記高抗自負者禪門者非
所以瞎問盲答好勝負者禪門者非所以嗜文藻綴詩
偈釣聲名者禪門者非所以鬧熱多衆徒消信施者禪
門者非所以寂默靜處偸安閑終世者禪門者非所以

不淨說法貪財施者禪門者非所以衒賣下火道號積
錢帛者禪門者非所以說相似禪瞎卻佗人眼者禪門
者非所以鑽腋出羽妨學者悟門者禪門者非所以接
牛頭喫艸塗糊佗面門者禪門者非所以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欺誑佗人者禪門者非所以憎違自家所見厭
惡佛經祖錄者禪門者非所以認得見聞覺知識神以
為直指者禪門者非所以認八識賴耶闇窟為佛心者
禪門者非所以認佗人胡亂所說為自得力者禪門者
非所以授人死法為一生擬議不來底鉢漢者禪門者
非所以舐人涎唾以為見性者禪門者非所以認無事
窠臼日日打睡空消信施者禪門者非所以衒販自店

阿魏謗抑佗藥功者只願追慕南泉長沙黃檗首山乍
霜韶石黃龍楊岐眞淨東山息耕妙喜遺韻再挽回眞
正參玄古風只單單以佛祖卜傳妙道挂在胷膈水亦
不受佗一滴三二十年精錬刻苦見刺盡滲漏脫遂透
徹祖師最後因緣數參夫荊棘鎖向上牢關如饑鷹窺
尖兔似惡虎嘯丘壑佛祖亦不奸親近佗以待俊逸豪
邁宿抜靈骨底衲子施惡毒鉗鎚垂辛辣手腳驅耕棄
飢抜釘除楔誓打出一箇半箇挑慧日於澆季晉眞風
於末運以報答佛祖莫大深恩焉是我黨懷素當家古
實也今時即不然盡道求心罷處即是菩提一念不生
即是佛於此不知一丁底瞎禿不堪一炷底癡奴懶產

業不能養妻子剃頭入寺底懦父簇簇并圍大口雄辯
恣打雜話來纔上蒲團乍春睡頭亦將落恰似舟子并
列一等推櫓堂外竊望羨見合掌讚嘆曰可貴滿堂盡
是禪定成熟諸大士寔希有一會其中見未能睡底即
浪笑指曰彼是求心未休底嗟似即似任佗睡得十成
伱若未一回見性許伱和睡未睡總是一箇無明革囊
也大錯了夫求心休者參玄功畢棘林透過後依舊眼
橫鼻直火煖水冷名之眞正大休罷底時節若未然如
客路人強自勤劬息歸心豈如還鄉歡喜哉不見經中
曰太子次到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安禪定坐苦修六
年瘦如枯木終閻浮樹下在吉祥草褥上霍然大悟自

思惟我所得法甚深難解衆生不能信受生誹謗當墮
惡道迦葉尊者十二行清苦非今人可及如脇尊者聖
壽八十脇終不到席二祖大師少室峯臘雪埋腰常禪
師結艸菴於大梅絶頂荷葉衣松華食三十年戴八寸
鐵塔警睡眠趙州和尚結燼木爲禪牀脚專窮明大事
楊岐和尚破屋二十年滿牀吹雪眞珠百丈大師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大醫禪師攝心無寐凡六十年玄沙和
尚食纔接氣常終日定坐靈祐禪師在大潙峯頂四十
年精修無堂宇無常住如慈明和尚寔祖庭精進幢也
在汾陽不顧河東苦寒辨道刺錐於股不眠其得力果
而爲西河獅子王巳哉一掃四海今其有誰哉寶志和

尚一座十日象骨老師打坐七日有四十年擁葉不展
臥草國師有一生涯煨芋咽糞火老骨紫野二十年入
乞者隊裏精錬華圃許多年爲細民奴僕清苦如北甲
鹽嶺古佛每禪坐或五日或七日氣息必絶人見以爲
逝果而其得處照耀古今如東奥瑞岩開祖初在徑山
打坐僧堂後架者三年臀骨破頭腦腫爛蟲湧一寸如
由良導師在大宋九年常帶涙坐其餘古聖苦修不暇
枚擧每思念如上芳躅雖仲冬嚴寒日背後必有汗矣
我輩何人哉怪哉古者大難今時甚易取易乎取難乎
雖不及我取難矣何故夫今時易幸易甘而從之則空
認得光影不能及小果聲聞恰如狐狸在舊窠自救亦

不了古難忘難從之則果而徹法淵源爲眞正賢聖佛祖佗後利濟羣生恰如老龍行雲雨寔痛快也太丈夫兒其擇之山野初在叢林日一堂四五十輩盡道堂中大半是抱道得力上士也處處叢林類皆然予竊謂雖末運澆季佛法未墜地在佗後大有可觀事常不堪歡喜既而今回顧西東寥寥而無聲無臭何哉得力當否乎將又別有端由乎夫絲者非搦人涙袋非袋墨涙滴千行岐非斷人腸刃非刃籍腸痛九回禪非刺人心肝孰非孰我心肝碎欲落有志人見此文袈盡誰無此嘆所恨我嘆果而亡羊補牢之類乎寔可悲矣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沈迷客窺窺不見天

沓嶂文選註重山也芒種五月節立秋七月節曆書五月節曰芒種沈迷客劉從益詩陰魄沈迷終鬼錄陽精飛鍊郎心全三山縹紗誰能到日下身安亦是仙

○評曰此詩賦無明長夜境界山中何太冷者言無明人我山中終不能逢慧日照耀故其凍餒饑寒不可忍是非今日如此而已未來永劫貪困可知沓嶂恒凝雪者沓彙達合切重疊也言人我重疊溪山一點不能觸般若智火故慳貪執著氷雪鎮堅剛而諂曲阿諛稠林晝夜吐煙苦聚可知艸生芒種後者根本所見顚倒故萬境皆顚倒此有沈迷客者此中長者子迷中添迷暗

上重暗何日得見阿字不生慧日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茉朮接斥詎成仙庭廓
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爲桂樹相留連
悄說文憂也詩憂心悄悄芝朮　三體詩許渾詩曰更欲
尋芝朮商山便寄家注芝瑞草本草有赤白黑青黃等
芝朮本草一名山薊一名山薑一名山連並久服輕身
延年不飢接彙疏熅切音蒐索也求也桂樹文選劉安
招隱士曰攀援桂枝聊淹留沈休文學省愁卧詩曰山
中有桂樹歲暮可言皈
○評曰此詩賦鍊鍛道士終無所益山客者谷飲岩棲
求長生底道士也悄悄常懷憂愁不安不樂也因何如

此今千辛萬苦雖求久視術歲序隨日遷流形骸逐歲
困衰雖尋覓伏苓葛根等藥物耕破山徑鑿開林藪接
斥擇拾不見一箇成得仙道底漢魏之時人庭廓雲初
卷者人人本具底寒山寔不老不死鄉國霧盡雲收洞
然明白寥廓虛靈只一輪明月而已也因何不歸入人
人具有底家山徒辛苦求丹竈功慶皆盡老死而道士
舊棲修鍊場者山月而已桂子發天香依舊留連也
有人坐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
悵孤疑年老已無成衆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
陘奚輕切音刑廣韻連山中絕也有人坐山陘楚辭九
歌曰若有人兮山阿被薜荔帶女羅秉芳文選古詩曰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艸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路
漫同古詩曰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心惆悵孤疑同
曹子建洛神賦曰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惆
悵玉篇悲愁也增韻失志望恨皃無成楚辭遠遊篇曰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斯蹇宋玉九辯曰蹇
淹留而無成又九章曰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
可完喔咿屈原卜居篇曰喔咿儒兒註云强語笑獨立
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曰夫忠直之迕主獨立之負俗理
勢然也
○評曰此詩述賢才在野不逢聖明之君嘆有楚辭體
裁有人坐山陘者寒公自言也言寒山子既入待大道

坐斷本分家山雲巻兮霞纓者自是人迹不到底妙峯
頂也秉芳兮欲寄以此道德餘薰施與一切人欲利益
人天路漫相隔絕也是非寒山子捨隔世人人人自築
人我山岳培憍慢林樹終難救濟也是故或惆悵或狐
疑斯蹇者寒山子今窮巷凍餓貧士亦不見信受教化
底一人是故人皆雖冷笑輕忽誰知乾坤大地寒公一
箇全身萬象森羅日月星彩總是寒山萬德瑞相好此
時無不度盡底衆生無漏聖化底品類是故言獨立兮
忠貞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返道豬香豬死
拋水內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噉蓮花生沸湯

蓮華佛劫禪師戒殺文曰貪他一臠又還佗一臠古聖
留言終不偽若能戒殺勤念佛決到蓮臺上品會必矣
○評曰此詩呵四生互相噉食而生死無究
快哉混沌身不飲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茲立九竅朝朝
爲衣食歳歳愁祖調千箇爭一錢聚頭亡命呌
混沌莊子應帝王篇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
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祖調後漢書明帝本紀曰勿收今年祖調祖宗蘇切音
租上聲田賦也又聚也詩豳風予所畜租唐武德二年
初定租庸調去注曰有田則有租有家有調有身有庸
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云云爭一錢事文類聚前集二
十六曰曹子建樂府曰巣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亡命
史記張耳傳曰張耳嘗亡命游外黄注崔浩曰亡無也
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外黄處名也
啼哭緣何事涙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喪禍所爲
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家間贍死屍六道不干我
涙如珠子顆蒙求上卷曰淵客泣珠舊注引博物志云
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絹臨去從主人索
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別離楚辭九歌曰悲莫悲
兮生別離

○評曰此詩聞人啼哭聲卒然而述者也六道不干我
者言生死輪轉皆盡安心假我所爲而本有自性眞我
上者毫釐不相干也
婦女慵經織男夫嬾耨田輕浮耽挾彈跕躧拈抹絃凍骨
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輕浮阮嗣宗詠懷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見文
選挾彈說苑曰呉王欲重刑諫者死舍人曰園有蟬悲
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其後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
其後臣挾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沾衣如此皆務欲得
其前不顧其後呉王乃罷跕躧韻會跕的協切一曰徐
行也又行曳履也躧所綺切說文舞履也徐曰躧履謂

足跟不正納履也引史記邯鄲女子跕躧履舞者足踵
不正納也前漢雋不疑傳躧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
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史記貨殖傳拈抹取撚也
不行眞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慙神佛少心懷嫉妬多背後
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難應避柰河
行婆禪書之中婆子之行道者名爲行婆或爲道婆如
龐行婆陳道婆稜行婆類嫉妬楚辭註害賢曰嫉害色
曰妬修身涅槃經二十九曰若不能攝五情諸根名不
修身不能受持七種淨戒名不修戒柰河地獄也翻譯
妙義集云捺落迦此云不可樂亦云苦具或曰那落迦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險巇

難可測實語卻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敎莫此居

貪婬狀若豬義楚六帖二十四引雜阿含云有行欲豬
貪糞豬糞中眠立自樂爲餘不知人亦如是自行惡欲
爲餘不知險巇莊子列禦寇篇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
山川難於知天

有漢姓懶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佗嫌外惡

黄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猒
黄連本艸綱目十三黄連下注曰黄連性寒味苦白蜜
同三十九有蜂蜜或名石蜜或名白蜜說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將辟穢蒜殼取爲瓔腹
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

犀角本艸犀能避邪精鬼魅中惡毒氣或說辟塵犀辟
邪犀辟寒犀桃枝禮記檀弓下篇曰君臨臣喪以巫祝
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曰桃性辟惡鬼神畏之云云又事
物紀原八桃版桃符說當幷看蒜殼翻譯名義集十物
篇曰五辛一葱二薤三韮四蒜五興渠茱萸酒群玉府
曰費長房謂桓景曰汝家九日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
多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飮菊花酒此禍可消景
如言擧家登山夕還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云云帶虎
睛事迹未詳狗杞事文類聚後集二十九朱孺子幼事
道士王元成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見二華犬因逐之
入于狗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食之忽覺身輕飛

千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霧冷嶽色草門連折葉
覆松室開池引澗泉已甘休萬事采薇度殘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爲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爲有易能益
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必厄
○評曰此詩呵道士學鍊鍛術終無益益其精者精所
謂精神也素問云恬憺虚無眞氣從是精神內守病可
從來今言平生守一無適去專養本元氣使精神充於
內則寔所謂益其精者也師近頃見爲初心辨道諸子
進止不節急緩不中卻結病因往往困苦有數行葛藤
甚助進修大救禪病看讀得益者寔多從前困倦懊惱

當向勞死底十之八九藉諸子事傳寫名道夜船閑話
令與寒公益精詩大意相類故不顧繁文記于此閑話
云山野初見道頃纔苦吟者兩三霜作一夜忽然落節
從前多少疑惑和根氷融曠劫生死業根徹底漚滅自
謂道去人寔不遠古人三二十歳是何捏怪矣怡悦忘
蹈舞者數月向後回顧日用動靜二境全不調和去就
兩邊總不脫洒自謂猛著精彩重一回捨命去越咬定
牙關瞪開眼睛欲寢食俱廢既而未亙期月心火逆上
肺金焦枯雙脚如浸氷雪底兩耳似行溪聲間肝膽怯
弱而擧措多恐怖心神困倦而寐寤見種種境界兩腋
鎭生汗雙眼常帶涙於此雖遍投明師廣探名醫衆方

不能救百藥總無驗或人曰城之白川山裏有巖居者
名曰白幽壽筭閱三四甲子人居隔三四里程望之如
魯似愚不好見人行則走必避人無辨其賢愚里人專
稱爲仙人聞故常山氏之師範而精達天文深通醫道
有人盡禮咨叩則希吐微言退而考之大利人矣於此
寶永第七庚寅孟正中竊著行纏發濃東越黑谷到白
川邑卸包於茶店直入山谿行二里餘而乍失樵徑有
老父杳指雲煙間有黃白而方寸餘者隨山氣或顯或
隱言是幽之洞口所垂下蘆簾也予則褰裳上沿溪流
陟巉巖氷雪咬鞋雲露壓衣辛苦漸到彼簾子處風致
清絶實非人間心魂震怖肌膚戰栗且傍巖根數息者

數百振衣正襟畏鞠躬望簾子中晨見幽收目端坐蒼
髮垂到膝朱顏麗如棗挂太布袍坐軟艸席窟中纔方
五六笏全無資生具机上只置中庸老子與金剛般若
予則盡禮悉告病因且乞救少焉幽開眼熟視徐徐告
曰我是山中半死陳人拾橡栗食伴麋鹿睡此外更何
知哉自慚遠勞上人來望予則轉咨叩不休也恬如捉
予手精察九候深窺五內爪甲長半寸慘乎而攢額告
曰已哉觀理過度終發此重症實難醫治者公病也若
恃針灸藥三物而後欲救則雖扁倉不能發其功公今
爲內觀害勤不積內觀功終不能起是起倒依地之謂
也予曰願聞內觀之要力以修之幽肅肅爾而搖容曰

嗚呼如公好問之士也以我昔所聞微告公乎是養生
秘訣而人知少也公若不怠必見奇功久視亦可期慎
莫謾告告則非唯無益公大有害我矣夫大道分而兩
儀在陰陽交和人物生先天原氣默運中間五臟列經
脉行衛氣營血升昇降循環者晝夜大凡五十度肺金
牝藏而浮膈上肝木牡藏而沈膈下心火太陽而位上
部腎水太陰而占下部五臟有七神脾腎各藏二神呼
出心肺吸入腎肝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晝夜
有一萬三千五百之氣息脉巡行周身者五十次火輕
浮而常好騰昇水流重而常務下流若人不察觀照或
失節思念或過度則心火熾衝而肺金焦薄金母苦則

水子衰滅母子互疲傷五位困倦六屬凌奪四大增殞
各生百一病百藥不能立功衆醫總束手終到無所告
矣蓋養生如守國聖主常專心於下庸主常恣心於上
恣上則九卿傲權百僚恃寵曾無顧民間窮枯野多菜
色國多餓莩賢良潛竄臣民瞋恨諸侯離叛衆夷競起
終到塗炭民庶國脉永斷專心於下則九卿守儉百僚
勤約常無忘民間勞疲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羣賢來屬
諸侯恐服民肥國强無違令臣民無侵境敵國國無聞
刁斗聲民不知戈戟名人身亦然至人常使心氣充下
是故無七凶動于內四邪亦不能自外窺營衛充心神
健口終不知藥餌甘酸身終不受鍼灸疼痛庸流常使

心氣恣上恣上則左寸火尅右寸金五官縮疲六親苦
恨所以漆園曰眞人之息息之以踵衆人之息息之以
喉許浚曰蓋氣在下焦則其息遠氣在上焦則其息促
上陽子曰人有眞一之氣降下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
人欲知始陽初復之候當以煖氣爲之信大凡養生之
道上部常要清涼下部常要溫煖夫經脉十二配支十
二應月十二合時十二如六爻變化再周全一歲五陰
居上一陽占下謂之地雷復冬至之候也眞人息息之
以踵之謂歟三陽位下三陰居上謂之地天泰孟正之
候也天得之則萬物含發生之氣百卉受春化之澤至
人便元氣充於下之象人得之則營衞充塞氣力勇壯

五陰居下一陽占上謂之山地剝九月之候也天得之
則林苑失色百卉荒落是衆人之息息之以喉之象人
得之則形容枯槁齒牙搖落所以延壽書曰六陽共盡
則是全陰人易死須知使元氣常充下是養生樞機矣
昔吳契初見石臺先生齋戒問鍊丹術先生曰我有元
玄眞丹神秘非上上器得不可傳古黃成子以之傳黃
帝帝三十七齋戒受之夫大道外無眞丹眞丹外無大道
蓋有五無漏法去尒六欲五官各怠其職則混然本原
眞氣彷彿而充目前是彼大白道人所謂以我之天而
合所事之天者也又孟軻氏所謂浩然之氣是也引之
藏臍輪氣海丹田之間重藏月守之守一去養之無適

去一朝作掀飜丹竈則內外中間八紘四維總是一枚
大還丹此時始覺得自已即是先天地不生後虛空不
歿眞箇長生久視底大神仙是爲眞正丹竈功成底時
節豈以御風跨霞縮地躡水等鎖末幻事爲懷者耶攬
大洋爲酥酪變厚土爲黃金矣是故前賢曰丹丹田液
者肺液也以肺液還于丹田故曰金液還丹白玉蟾曰
養生之要先不若鍊形鍊形之妙在乎凝神神凝則氣
聚氣聚則丹成丹成則形固形固則神全須知丹也果
而非外物千萬只在降下心火令充丹田氣海及腰脚
之間而已也予曰謹聞命且抛下禪觀努力以治爲期
所恐非李士才所謂偏清降者乎制心於一處無氣血

滯礙乎幽微微而矣曰不然李氏不言哉火性炎上故
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水上火下名之曰交
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
象也李家所謂偏清降者救過學丹溪者弊也古人云
相火易上身中所苦補水所以制火蓋火有君相二義
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靜相火者處乎下而主動君火者
惟一心主也相火者宰補也蓋相火有兩般乃腎與肝
也肝比雷腎比龍故曰但使龍歸海底必無迅發之雷
但使雷藏澤中必無飛騰之龍海也澤也莫非水也莫
非下也是非制相火易上語哉又曰心煩勞則虛而心
熱心虛則補之下心以交于腎之謂補既濟之道也公

先心火逆上遂受此重痾若不降下心何日得治且夫以我形模類道家者爲大異釋者歟是禪也佗日覺得有大可笑事大凡觀以無觀爲正觀多觀者爲邪觀向公以多觀見此症今救之以無觀不亦可乎公若收平生心炎意火置丹田及足心之間則胸膈自然清涼而無一點計較思想無一滴識浪情波是眞正清淨觀也豈言拋下禪觀哉佛言收心於足心能治百一之病又阿含有用酥之法救心之勞疲尤妙天台止觀論病因甚精密也說治法亦盡有十二種之息能治病有緣臍輪見豆子之法大意以降下心火置丹田及足心爲至要非但治病而已大助禪觀蓋天台有繫緣諦眞二止

諦眞者實相圓觀也繫緣者謂繫心於臍輪氣海間乃至置膝上足心間也行者用之大有利矣古我朝永平道元祖師入大宋拜如淨於天童師一日入密室請益淨曰元子坐禪時須置心於左掌上是彼顗師所謂繫緣止大槩也白雲和尚曰我常使心充腔子中匡徒領衆接賓應機之間用之無盡是蓋依素問所謂恬澹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語者歟且內守之要令元氣充塞一身之中要令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毫髮許無欠缺處是亦養生秘訣也彭祖曰和神導氣之法當得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中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

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眞人也又蘇內翰曰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歩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室端坐默念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從十數至百從百數至數百此身兀然此心寂然與虛空等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起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爾時不用尋人指路也只要常省畧言語長養爾元氣所以道養目力者常瞑養耳根者常飽養心氣者常默予曰用酥之術可得而聞哉幽曰行者定中覺四大不調和或身心勞疲應起心作

此想譬有色香清淨輭酥如鴨卵大頓在頂上其氣味微妙而遍潤頭顱間浸浸潤下來兩肩及雙臂兩乳胸膈之間肺肝腸胃脊梁臀骨次第沾注將去此時胸中五積六聚疝癖塊痛隨心降下如水就下歷歷而有聲周流遍身溫潤雙脚到足心即止行者再應作此想彼浸浸所潤下餘流積湛暖蘸恰如世良醫聚種種妙香藥物煎湯之以盛湛浴盤中漬蘸我臍輪以下作此觀時唯心所現故鼻根聞希有香氣身根受妙好輭觸身心調適此時消融積聚調和腸胃肌膚生光澤大增氣力不怠何病不治何仙不成何悳不積何道不充其効驗遲速在行人勤與怠而已走始卅歲頃多病十倍公

患也既到衆醫不顧乍得聞輭酥術綿綿修未期月衆病太半銷除令向此山中無人所放枯稿一具骨太布破袍纔挂兩三片雖三冬寒威折綿夜終不到凍損枯腸山粒既絶不受穀氣動雖及數旬終不知饑餧者皆此觀力也我今既告公以一生用不盡底秘訣我更何謂哉收目坐予亦含涙辭徐徐而下洞口木末纔懸殘陽歸來時時潛修既三年從前病患不用藥餌不假鍼灸任運除遣非特治病而已從前袂手脚不得下齒牙不得底難信難解難透難入底一著子徹底透得得大歡喜者兩三回其佗省覺怡悦忘蹈舞者大凡數次古雖重著二三兩襪足心常如氷者今雖九冬嚴寒日不襪不爐且雖馬齒既隣古稀無可指病患者彼方術餘勲乎莫道鵠林記取多少無義荒唐妄談以誑惑佗上流是非爲宿有靈骨一鎚既成底俊流設癡鈍如予病患類予底看讀子細觀察有小補乎只恐別人把著拍手太笑矣

已上夜船閑語終

易其形者言百鍊功積千鍛果熟乍得換骨尸解等妙術轉得凡骨得仙骨羽化登仙者即喚爲上仙籍若又不然詎免得死亡縱又免得一箇頑鈍守屍鬼終歸流轉不如捨去成辨無漏眞淨不生不滅底法身先虛空後天地萬劫千生乘願輪來利益一切羣生同與成無上菩提若人欲知成辨法身眞僞如何寒公曰咄咄三界輪回又乾峯和尚示衆曰法身

有三種病二種光你等諸人還委悉麼時雲門出衆云
菴內人因甚麼不知菴外事二尊宿語甚大難若人見
得知萬里異鄉見妻子面許你親見得法身全無餘蘊
若不然縱會得分明總是意識逼逗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泊老撿黃籍依前注白丁笠遭
連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三史韻府曰史記及前後漢書爲三史五經詩書易春
秋禮記爲五經黃籍黃書帙之色也文選序詞人才子
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註曰縹青白
色緗淺黃色白丁前漢書鄒陽傳曰毆白徒之衆師古
注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註韻會註

通作注識也蹇艮下坎上之卦也易曰蹇難也險在前
也揚雄反離騷曰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見楚辭後語虛危星惡星也左傳云玄武之宿虛危之
星也羣玉府虛危北方星也大明三藏法數四十八北
方七宿內虛宿主那遮羅國危宿主昔華冠云云
○評曰此詩嘲恃博文護願官祿示禍福緣因果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評曰此詩賦寒山境致示眞心現成
我今有一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夫
將作衫冬夫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祇這是
○評曰此詩示窮劫以前窮劫以後唯此一襦而足所

謂珍御服也襦説文短也
白拂摘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拽似行雲禮奉
宜當暑高提復去塵時時方丈内將用指迷人
○此詩須子細吟弄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
片時歇奔突如烟氣家眷寔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
年氷消瓦解置奴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
知無意智
百諾韓詩外傳曰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頴也見頷
瑞七十年杜詩曰人生七十古來稀瓦解置前漢鄒陽
傳有瓦解土崩語無意智六祖大師曰下下人有上上
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圖異作圖
○評曰此詩何不義富且貴竟歸壞滅

寒山詩闡提記聞卷第一終